

美国经济战和可能的外国防御^①

Michael Hudson 迈克尔·赫德森 着

何志雄 译 黄钰书 校



今天的世界在多条战线上都处于战争状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制定的国际法律和秩序规则正在被美国的外交政策打破，这种政策不断激化与那些不让美国公司控制其经济盈余的国家的对抗。由于美国实施贸易制裁和单边关税，那些不让美国控制其石油和金融部门或将其关键部门私有化的国家被孤立，这给予了美国生产商特殊的优势，违反了与欧洲、亚洲和其它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

这全球性的裂痕越来越军事化。根据 WTO 规则，美国官员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对非法的关税和进口配额进行辩护，声称美国作为世界上的“例外”国家，可以随心所欲。美国官员解释说，这意味着他们的国家没有义务遵守国际协议，甚至没有义务遵守自己的条约和承诺。在比尔·克林顿和他的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违背了布什总统和国务卿詹姆斯·贝克 1991 年后北约不会东扩的承诺后，其宣称有权无视曾答应之国际协议的主权权利变得毫不掩饰。（“你没有明文协议”，这是美国对曾做过的口头协议的回应。）

同样，特朗普政府否认了奥巴马政府签署的多边伊朗核协议，并联合其代理人军队正逐步升级中东地区的战争。美国的政客们正在对俄罗斯、中国、伊朗和石油出口国发动新的冷战，如果美国不能控制他们的政府、中央银行和外交，美国将寻求孤立这些国家。

^①2019 年 7 月 21 日世界政治经济学会第 14 届论坛之主题演讲论文。

最初似乎公平的国际框架从一开始就是有利于美国的。在 1945 年，这被视为自然结果，因为事实上美国经济是受战争破坏最少的国家，并持有世界上大部分的货币黄金。不过，战后贸易和金融框架表面上还是建立在公平和公正的国际原则之上。美国期待其它国家得到恢复和增长，创造平等的外交、金融和贸易关系。

但在过去的十年中，美国的外交变成单边主义，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SWIFT 银行结算系统和世界贸易转变为不对称的剥削系统。这种以美国为中心的单边主义制度不仅被普遍视为不公平，而且阻碍其他国家的进步，这些国家的增长和繁荣被美国外交政策视为对美国单边霸权的威胁。最初表面上是促进和平繁荣的国际秩序，越来越变成美国民族主义的延伸、掠夺性的租金攫取和更危险的军事对抗。

当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主要由美国经济战略家塑造时，经济外交被塑造的方式隐含了日后国际外交堕落为赤裸裸的亲美的金融、贸易和军事侵略。该秩序已转变为新冷战的工具，以强加美国的单边霸权。他们的经济好战性正驱使各国退出这个全球金融和贸易秩序。从欧洲到亚洲，民族主义反应正在使新的经济和政治联盟得到巩固。

我们仍然陷入 2003 年随着入侵伊拉克而升级的石油战争中，并迅速蔓延到利比亚和叙利亚。长期以来，美国的外交政策主要基于对石油的控制。这导致美国反对阻止全球变暖的巴黎气候协定。它的目的是让美国官员有权实施能源制裁，迫使其它国家如果不追随美国的领导，就会“在黑暗中冷僵”。

为了扩大其石油垄断，美国向欧洲施加压力，反对俄罗斯的 Nordstream II 天然气管道，声称这将使德国和其它国家依赖俄罗斯而不是美国的液化天然气（LNG）。同样，美国的石油外交也对伊朗的石油出口实施了单边制裁，直到某天政权更迭使伊朗的石油储备向美国、法国、英国和其他的联合石油巨头开放。

美国对美元化货币和信贷的控制对于这霸权至关重要。正如洛杉矶国会议员布拉德·谢尔曼在 2019 年 5 月 9 日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上所说：“我们的国际影响力很大一部分来自美元是国际金融和交易的标准单位这一事实。通过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进行结算，对于主要的石油和其他交易至关重要。加密数字货币的支持者公开的目的是要从我们手中夺走这一权力，使我们处于这样的境地：例如，我们对伊朗实施的最重大的制裁将变得无关紧要。”^②

^② Billy Bambrough, “比特币威胁要从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夺权’”，福布斯，2019 年 5 月 15 日。
<https://www.forbes.com/sites/billybambrough/2019/05/15/a-u-s-congressman-is-so-scared-of-bitcoin-and-crypt>

美国的目标是保持美元作为世界贸易、储蓄、央行储备和国际贷款的交易货币。这种垄断地位使美国财政部和国务院能够扰乱与之发生经济或直接军事战争的国家的金融支付体系和贸易。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迅速作出回应，描述了“普世主义全球化模式的退化正在变成一种拙劣的模仿，一种对自身的讽刺，在这种情况下，共同的国际规则被一个国家的法律……所取代。”^③先前开放的国际贸易和金融的劣化轨迹正是朝此方向发展。这态势已经发展了十年。2009年6月5日，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提及了美国垃圾按揭贷款和银行欺诈危机后正在运作的这相同的破坏性美国动态。

那些做预测工作的人……还没有为危机的深度做好准备，结果证明他们的反应过于僵化、笨拙和缓慢。国际金融组织——我认为我们需要事先声明这一点，而不是试图隐瞒这一点——没有履行他们的职责，正如在一些重大国际事件中（如最近的两次世界最大经济体 G20 峰会）所明确指出的那样。

此外，我们已经确认，我们对危机前全球经济趋势和全球经济体系的分析是正确的。人为维护的单极体制和保留全球主要经济部门的垄断是危机的根源。一个巨大的消费中心，由不断增长的赤字提供资金，从而增加债务，一种昔日强势的储备货币，以及一个主导的资产和风险评估系统，这些都是导致监管质量和经济合理性评估全面下降的因素，包括宏观经济政策的评估。因此，全球危机无法避免。^④

这场危机正是导致今天全球贸易和支付中断的原因。

战争发生在多条战线上，美元化是主要战场

1991 年苏联解体并没有带来人们普遍预期的裁军。美国领导人庆祝苏联解体，视之为外国对美国支持的新自由主义的反对已经结束，甚至是历史的终结。北约扩大了对俄罗斯的包围，并发起了从格鲁吉亚到乌克兰的“颜色革命”，同时将前南斯拉夫分裂为数个小国。美国外交建立了一个由瓦哈比原教旨主义者组

o-he-wants-it-banned/#36b2700b6405.

^③ 弗拉基米尔·普京，2019年6月5日至6日在经济论坛上的主题演讲。普京继续警告说，“一个完全没有限制的经济利己主义和强迫崩溃的政策。”这种全球经济空间的碎片化是通往无休止冲突、贸易战的道路，也许不仅仅是贸易战。形象地说，这是一条通向所有人最终对抗所有人的道路。”

^④ 2009年6月5日，在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摘自约翰逊的俄罗斯名单，2009年6月8日，8。译者注：约翰逊的俄罗斯名单（JRL）是一份电子邮件通讯，其中包含与俄罗斯相关的英文新闻和分析。大卫约翰逊是名单的编辑。

成的外国军团，从阿富汗到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和利比亚，支持沙特阿拉伯的极端主义和以色列的扩张主义。

美国正在对委内瑞拉发动控制石油的战争，几年前一场军事政变失败了，2018—19 年承认一个未经选举的亲美傀儡政权的花招也失败了。奥巴马总统领导下的更为成功的洪都拉斯政变推翻了主张土地改革的民选总统，延续了可追溯至 1954 年中情局推翻危地马拉阿本斯政权时的传统。

美国官员对他们所伤害的国家怀有特别的仇恨，从 1954 年的危地马拉到伊朗，它推翻了伊朗政权，让沙阿成为军事独裁者。宣称要促进“民主”，美国外交已将这个词重新定义为“亲美”，并反对土地改革、原材料的国家所有权和对农业或工业的公共补贴，称之为对“利伯维尔场”的“不民主”攻击，意思是[它们的]市场要被美国的金融利益集团以及拥有土地、自然资源和银行的在外所有权人所控制。

战争的主要副产品一直是难民，今天逃离伊斯兰国、基地组织和其他美国支持的中东代理势力的难民浪潮正在泛滥欧洲。类似的浪潮正在逃离美国支持的独裁政权，从洪都拉斯，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到邻近的国家。难民危机已成为导致整个欧洲民族主义政党复兴和美国唐纳德·特朗普的白人民族主义重新抬头的主要因素。

美元化是美国民族主义的载体

美元标准——由世界各国中央银行持有的美国国债——已经取代了世界各国央行储备以黄金结算彼此之间的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金汇兑本位制。这使得美国成为在近 70 年以来皆维持国际收支赤字的唯一国家，尽管这些美国财政部开出的欠单几乎没有明显的偿还可能性，除非根据美国寻租和来自其他国家的直接金融进贡的安排，才可能使这些官方外债得到清算。

美国是唯一可以维持国际收支逆差而无需通过出售其资产或提高利率来对外借钱的国家。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的国民经济能够在不损失其交换价值的情况下承担任何大规模的对外军事开支。如果没有美元国债标准，美国将处于跟其他国家同样的地位。这就是为什么俄罗斯、中国和其它被美国战略家认为是战略对手和敌人的大国，正在寻求恢复黄金的地位作为结算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首选资产的原因。

美国的反应是在那些喜欢黄金或其它外国货币而不是美元作为外汇储备的

国家推动政变。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利比亚的奥马尔·卡扎菲，他在试图把国家的国际储备建立在黄金上之后被推翻。对他的清算是对其他国家的军事警告。

多得国际收支顺差的经济体将流入的美元投资于美国国债，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为国内预算赤字提供了融资。外国中央银行将美国海外军事开支再循环用于购买美国国债，这给了美国金融搭便车的机会，为美国的预算提供资金——也主要是军事性质的预算——以便美国可以对本国公民征税。

特朗普正在迫使其他国家创建美元标准的替代品

事实证明，唐纳德·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在恢复美国制造业方面是无效的，这造成了越来越大的民族主义压力，不考虑国际法，通过任意关税剥削其它国家，并实施贸易制裁和外交干预，破坏那些奉行美国外交官不喜欢政策的政权。

这和公元前 1 世纪后期的罗马有相似之处。为了弥补其军事赤字、粮食补贴和土地再分配，意大利城市和小亚细亚遭到了剥削。这引起了外国的反抗，并赶走罗马。美国经济与罗马经济相似：攫取性而非生产性，主要基于土地租金和货币利息。随着国内市场的贫困，美国的政治家们正在寻求从国外获得那些不再在国内生产的产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并且美国的全球搭便车适得其反——特朗普提出的简单化目标，即通过降低美元汇率，使美国出口产品更具价格竞争力。他设想商品贸易是整个国际收支平衡的全部，就好像没有军费开支，更不用说贷款和投资了。为了降低美元汇率，他强烈要求中国中央银行和其他国家的央行停止支持美元，即利用他们出口赚得的美元循环去持有美国的国债。

这种狭隘的视野没有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贸易平衡不仅仅是比较国际价格水平的问题。美国的闲置制造产能供应以及零部件和材料的本地供应链已经消散，同时其大部分工业工程和熟练制造劳动力已经退休。巨大的缺口必须通过新的资本投资、教育和公共基础设施来填补，可是它们的费用远高于其他经济体。

特朗普的基础设施构想是公私合作，其特点是高成本的金融化，要求高垄断租金来支付利息、股票股息和管理费。这种新自由主义政策提高了美国劳动力的生活成本，使其缺乏竞争力。美国现在无法以任何价格生产更多的产品，因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美国一直在拆除基础设施，关闭零部件供应商，外包工业技术。

美国已将基础设施和基本需求私有化和金融化，如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教育和交通等，其他国家则将这些基础设施和基本需求保留在公共领域，通过提供补贴价格或者免费的基本服务，使其经济更具成本效益。美国还领导了债务金字塔化，从住房到企业融资。这种金融工程，以及依靠债务融资的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的泡沫膨胀来创造财富，使美国成为一个高成本经济体，无法与管理良好的混合经济体成功竞争。

由于无法恢复制造业的主导地位，美国正专注于以信息技术和军事生产为主导的、希望垄断的寻租部门。在工业方面，它威胁通过实施贸易和金融制裁来扰乱中国和其他混合经济体。

为此，美国押上重大的赌注：这些国家是否会加入联盟来保卫自己，使他们能够绕过美国经济的影响。美国的战略家们把他们的国家想象成世界上必须的经济体，没有它的市场，其他国家的经济就一定会陷入萧条。特朗普政府认为，其他国家除了本国金融体系依赖美元信贷之外别无选择。

为了保护他们自己不受美国制裁，各国必须避免使用美元，从而也包括避免使用美国的银行。这将需要建立一个非美元化的金融系统，供各国之间使用，包括建立他们自己能够替代 SWIFT 的银行结算系统。表 1 列出了一些针对美国民族主义外交的可能相关防御措施。

如上所述，讽刺的是，特朗普总统指责中国和其他国家操纵本币兑美元的汇率（通过循环利用其贸易和支付盈余购买美国国债以压低其货币相对于美元的估值），这也涉及到废除美元国债标准。外国经济体自 1971 年以来稳定汇率的主要途径实际上是将流入的美元循环利用于购买美国的国债。让他们的货币升值将威胁到他们相比对手的出口竞争力，尽管这并不一定有利于美国。

结束这一做法，其他国家防止货币兑美元升值的主要办法，只有通过阻止美国对国内借款人的贷款来减少美元流入。他们可能征收与美元贬值成比例的浮动关税。自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美国针对外国货币贬值提高关税的历史由来已久：美国销售价格（ASP）制度。其他国家也可以针对美国商品实施他们自己的浮动关税。

贸易依赖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援助的目标

今天的世界面临着一个与二战前夕非常相似的问题。像当时的德国一样，美国现在也构成了战争的主要威胁，同样具有破坏性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强加了

紧缩政策、经济收缩和人口减少。美国外交官威胁要通过直接军事力量支持的贸易和金融制裁，摧毁那些寻求独立于该体系的政权及整个经济。

去美元化将要求建立多边替代方案，以取代美国的“前线”机构，如世界银行、IMF 和其它代理机构。在这些机构中，美国拥有否决权，可以阻止任何被视为不让它“获胜”的替代政策。美国通过世界银行和对外援助机构制定的贸易政策旨在促进各国对美国食品出口和其它主要商品的依赖，同时雇用美国工程公司建立出口基础设施，以补贴美国和其他自然资源投资者。^⑤融资主要以美元计价，向美国和其他金融机构提供无风险债券。由此产生的商业和金融“相互依赖”导致了这样一种情况，即突然中断供应会导致外国经济体的支付和生产链崩溃，从而扰乱外国经济。其效果是将侍从国锁定在对美国经济及其外交的依赖上，美其名为“促进增长和发展”。

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政策通过 IMF 实施紧缩政策和反对债务减记。它的经济模型假设债务国可以支付任何数额的美元债务，只要降低工资，从劳动力中挤出更多的收入来支付外国债权人。这忽略了一个事实，通过对地方收入征税来解决国内“预算问题”，仍然面临着将其兑换为美元或其它硬通货的“转移问题”，因为大多数国际债务都是以美元或其他硬通货计价的。其结果是，IMF 的“稳定”计划实际上使一些国家不稳定和贫困，从而被迫听从其建议。

IMF 的贷款支持乌克兰等亲美政权，并通过支持当地货币足够长的时间来补贴资本外逃，使美国的侍从寡头政治集团能够在他们的货币兑美元贬值前撤离。当本币最终被允许崩溃时，债务国被建议实施反劳工的紧缩政策。这使资本对劳工的阶级战争全球化，同时使债务国被缚上一条紧束的美国金融颈链。

美国外交的后续是贸易制裁，以破坏那些脱离美国目标的经济体。制裁是一种经济攻击，与树立美国对外国经济控制权的直接军事战争一样致命。它威胁使平民百姓贫困，美国相信这将导致人们以亲美政权取代他们的政府，然后这些政权将承诺通过向美国和其他跨国投资者出售他们的国内基础设施来恢复繁荣。

多条战线上的美国战争	去美元化的防御
军事战争（近东、亚洲）	上海合作组织，以及欧洲退出北约的压力，除

^⑤ <https://www.rt.com/business/464013-china-russia-cryptocurrency-dollar-dethrone/>.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晚期，福加斯计划就提出了一个加速经济发展的世界银行建议。由特伦斯·麦卡锡（Terence McCarthy）设计，由佛罗里达州参议员莫里斯·福加斯（Morris Forgash）赞助，世行将成为一个更加真正的以发展为导向的机构，引导外国发展，创造食品和其它必需品方面自给自足的平衡经济体。这项提议遭到了美国利益集团的反对，理由是推行土地改革的国家往往是反美的。更重要的是，他们将避免贸易和金融对美国供应商和银行的依赖，从而避免美国的贸易和金融制裁，这些制裁是为了防止他们按照与美国外交要求不符的政策行事。

北约和双边条约（沙特阿拉伯、ISIS、基地组织）颜色革命和代理战争	非美国缓和它的新冷战威胁。
美元化是货币战。美国债标准为以军事为主的美国国际收支赤字融资。 SWIFT 银行结算系统威胁孤立伊朗和俄罗斯。	去美元化将使外国央行避免持有美元储备为美国海外军事开支融资。 创建替代的支付结算系统。
IMF 为美国的待从政权提供融资，并试图孤立那些不跟随美国政策的国家。	替代性全球金融组织，如欧洲的 INSTEX 以规避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以及俄罗斯—中国替代 SWIFT 。
债权人政策迫使债务经济体紧缩，迫使它们私有化并出售公共领域以偿还债务。	一个国际法庭，基于 1931 年指导国际结算银行的最初原则，有权将债务减记至符合其支付能力。
世界银行资助对美国粮食出口的贸易依赖，反对各国粮食自给自足。	基于粮食自足的替代性发展组织。宣告世界银行和 IMF 的债务作为“恶债”予以废除。
基于美国保护主义关税、配额和制裁的单边美国贸易战。	抵销性制裁，以及建立替代世贸组织或不受美国控制的强化组织。
网络战争，通过美国互联网平台的间谍活动，以及震网超级病毒。	与华为和其它替代美国互联网选项的公司合作。
阶级战争：针对劳工的紧缩计划	现代货币理论，对租金收入和资本收益征税。
新自由主义货币主义者的私有化教条和以债权人导向的规则	促进将公共基础设施作为生产要素的混合经济。
美国专利政策寻求垄断性租金。	不承认掠夺性垄断专利。
投资控制。	去私有化和收购海外美国资产。
美国作为世界上的“例外国家”，不受国际法的约束，甚至不受其加入的条约协议的约束。在其加入的任何组织中拥有否决权。美国在法律和政策方面不受任何外国言论约束的基本原则。	国际法与外交

美国政策引发的全球问题	对美国破坏性政策的回应
美国拒绝加入减少碳排放、全球变暖和极端天气的国际协议。 美国外交的基础是控制石油，使其他国家依赖美国的能源优势。	对美国出口商和银行进行贸易和税收制裁。对利用石油工业“方便旗”（方便避税）避税的美国征税。 对基于高碳生产的美国出口产品征税或隔离。
试图垄断新的 5G 互联网技术，制裁华为，坚持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优先地位。	拒绝基础信息技术、医学和其它基本人类需求的专利。

药品专利法等。

对垄断租金征税。

在多条战线上的替代选择

军事上，今天取代北约扩张主义的主要替代选择是上海合作组织（SCO），除此之外欧洲也可以仿效法国在戴高乐领导下的例子选择退出。毕竟，今天欧洲没有军事入侵的真正威胁。没有大规模的征兵和巨大的人员损失，任何国家都不能占领另一个国家，以至于国内的抗议活动将导致发动这样一场战争的政府下台。20 世纪 60 年代的美国反战运动标志着征兵的结束，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几乎所有的民主国家（以色列、瑞士、巴西和朝鲜除外。）

为了一场不可能发生的战争而在军备上花费的巨大开支，并不是真正的军事开支，仅仅只是为军工复合体提供利润。武器装备不是真的要。它们只是简单地被购买，并最终被废弃。当然，危险在于，仅仅是为了创造新的有利润的生产的需求，这些本来并不是为了用而制造出来的武器实际上可能会被使用。

同样，外国持有的美元也不会真正用于购买美国的出口或投资。它们就像珍藏的好酒，是为了储备而不是为了喝。替代这种美元化持有的选择是创造相互使用本国货币的体系，并建立国内的银行结算支付系统，以替代 SWIFT。据称，俄罗斯、中国、伊朗和委内瑞拉正在开发一种加密货币支付系统，以绕过美国的制裁和金融控制。

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美国曾试图声称任何接受公共基础设施或信贷补贴的行业都应受到关税报复，以迫使其私有化。世贸组织裁决美国征收关税是非法的，美国对此的回应是“阻止正在抗议的七人上诉机构的所有新任命，使其处于崩溃的危险之中，因为它可能没有足够的法官允许它听取新的案件。”^⑥在美国看来，只有由私人银行而非公共银行融资的私有化贸易才是“公平”贸易。

需要有替代世贸组织（或取消给予美国集团的否决权）的另一种选择，来应对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思想，以及最近美国歪曲自由贸易条约中的“国家安全”豁免，对钢铁、铝和欧洲国家征收关税，因为这些国家规避了对伊朗的制裁，或威胁通过 Nordstream II 管道从俄罗斯购买石油，而不是从美国购买高成本的液化“自由天然气”。

在发展贷款领域，中国的银行及其“一带一路”倡议是刚出现的替代世界银行的选择，世界银行的主要作用是促进外国对美国供应商的依赖。至于 IMF，它

^⑥ Don Weinland, “世贸组织规则反对中美关税纠纷中的美国”，“金融时报”，2019 年 7 月 17 日。

当前作为美国国防部的一个延伸，为乌克兰之类的侍从政权提供融资，同时在金融上孤立不服从美国外交的国家。

为了拯救遭受希腊式紧缩的债务缠身的经济体，世界需要一套取代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分析性逻辑，以支持基于支付能力的债务减记。人们需要以发展为导向的国际法逻辑，其指导原则应是，任何国家都没有义务通过向外国债权人出售公共领域和收租权来支付债务。国家的界定性质应该是具有对自然资源租金和投资回报征税的财政权利，并建立自己的货币体系。

美国拒绝加入国际刑事法庭。为了让它行之有效，国际法庭的判决和处罚需要执行权，并按照纽伦堡法庭的传统，赋予对战争罪行提出检控的能力。美国对此的态度，加上它现在威胁到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军事集结，意味着国际间需要新的国家联盟，类似于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的不结盟国家运动。在这种情况下，不结盟意味着不受美国外交控制或威胁。

这些组织需要一套更现实的经济理论和运作原则，以取代新自由主义那套逻辑：反政府的私有化、反劳工的紧缩政策以及反对国内预算赤字和债务减记。今天的新自由主义教条将财务滞纳金和不断上涨的房价计算为“实际产出”（GDP）的增加，却把公共投资视为累赘支出，而不是对产出的贡献。这种逻辑的目的是说服政府通过出售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领域的其它资产来偿付外国债权人。

正如“支付能力”原则是 1931 年国际结算银行的基石，我们需要类似的基础来衡量今天偿还债务的能力，从而减记那些没有相应偿债能力的不良贷款。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机构和分析体系，IMF 迫使经济萧条和生活水平下降，以此支付美国和其它国外债权人的新自由主义原则将导致全球贫困。

美国本着“美国例外”的原则拒绝加入对其事务有自主发言权的任何国际组织。对此，上述建议提供了替代方案。其他国家必须愿意扭转局势，孤立美国的银行、美国出口商，避免使用美元和通过美国银行进行支付。为了保护各国创造与美国抗衡的势力，需要一个国际法庭及其支持组织。

总结

关乎人类生存的第一个目标是避免当前的战争威胁，为此要结束美国对外国的军事干涉，并移除作为新殖民主义遗迹的美国海外军事基地。它们威胁世界和平与繁荣，有倒退回二战前由侍从精英统治的殖民主义之虞，类似于 2014 年由美国国务院和国家民主基金会赞助的新纳粹组织发动的乌克兰政变。这种控制让

人想起了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在整个拉丁美洲扶植的独裁统治。今天，由美国资助的瓦哈比—沙特伊斯兰发起的种族恐怖主义让人想起了 20 世纪 40 年代纳粹德国的行为。

全球变暖是第二大关乎人类生存的威胁。阻止试图扭转这种局面的努力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因为它建立在对石油的控制之上。因此，军事威胁、难民问题和全球变暖是相互关联的。

美国的军事构成了最大的直接危险。今天的战争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 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要征服他国，必须征兵挥军武装入侵并进行占领。但是，在当今世界，没有哪个民主国家能够再发动如此规模的征兵而不引发广泛的反战运动并使政府在选举中失利下台。美国或一些国家与其他国家作战的唯一途径就是轰炸它们。如上文所述，经济制裁对被美国视为对手的国家的平民造成的影响与明刀明枪的战争具有同样的破坏性。美国可以支持政变（如洪都拉斯和皮诺切特的智利），但不能占领。它不愿意重建，更不用说对我们的轰炸和制裁造成的从拉丁美洲到中东的难民潮负责。

美国的意识形态倡导者们认为他们国家的强制性军事扩张、政治颠覆以及私有化和金融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是不可逆转的胜利，标志着历史的终结。对世界其它地区来说，这是对人类生存的威胁。

美国的承诺是，新自由主义的胜利是历史的终结，为整个世界带来繁荣。但在自由选择 and 利伯维尔场花言巧语背后的是腐败、颠覆、胁迫、债务奴隶和新封建主义的现实。现实情况是创造和补贴出两极分化的经济体，一边是有特权的吃息阶级及其侍从，另一边是债务人和租客。美国将被允许垄断石油和粮食贸易，以及垄断高科技的租金收益，依靠它的依附性客户生活。与中世纪农奴制不同，屈服于这一历史终结情景的人们可以选择住在他们希望的任何地方。但无论住在哪里，他们都必须承担一辈子的债务，才能拥有自己的住房，而由于他们的经济遵从美国的金融规划，其基本需求、资金和信贷皆依赖美国所支持的控制。这种反乌托邦的情景证实了罗莎·卢森堡所说的，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最终选择，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野蛮主义。

[Michael Hudson 迈克尔·赫德森教授，美国独立的金融和经济分析专家，1960 年代为大通曼哈顿银行和安达信公司做国际收支分析，曾在多所美国大学教授金融课程，现在是美国长期经济趋势研究所所长、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分校的杰出贡献教授。他出版了大量的论述美国金融统治地位的著作，包括《超级帝国主义

—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和基础》、《全球分裂》、《贸易、发展和外债》等，也是加拿大、墨西哥、俄罗斯和美国等国政府以及联合国训练研究所（UNITAR）的经济顾问。赫德森授权全球大学研究团队翻译并出版此文。]